

清风
逐月

著

一诺许平生

下

东君约

YUJUN
YU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清风
逐月

著

东君约

YUJUN
YUE

一诺许平生

下

与
君
约



目
录



第十二章 · 遇险

第十三章 · 不离

第十四章 · 撕扯

第十五章 · 解铃

第十六章 · 立场

第十七章 · 蹊跷

第十八章 · 生产

第十九章 · 出嫁

第二十章 · 入宫

第二十一章 · 相认

第二十二章 · 进京

第二十三章 · 终曲

001

025

047

071

095

121

147

173

197

221

245

273

第十二章

•

遇险



对 月 起 誓 ， 永 不 相 负



叶衡披着蓑衣正站在庄外的屋檐下，他眉目微凝，看着沈腾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一众手下将马匹给拴好，又与庄子里好似管事的一个男人交涉着什么，一双黑眸更是深如寒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身后响起细碎的脚步声，他微微侧身便瞧见了那抹熟悉的身影奔了过来，唇角不由微微掀起。

萧晗喘着气到了近前，有些不确定地看向那穿着蓑衣的男子，待他取下头上斗笠一双眸子含笑向她望来时，她这才眼睛一亮。

那飞扬的眉眼，深邃的眸子，即使站在那里不言不语，也给人一种低沉内敛的威严与贵气，可不就是叶衡吗？

“叶大哥！”顾不得一双绣鞋因为踩在水洼里浸湿了进去，萧晗已是几步奔到了叶衡跟前，一双桃花眼闪着熠熠的晶亮，只仰头看向面前的男子，惊喜道，“你怎么会到了安庆？”

“本是要回京的，知道你到了这里便顺道拐过来看你了。”叶衡笑了笑，伸手将萧晗垂落在颊边的一缕乌发挽到耳后，指尖触过她的耳尖，不无意外地看到这小丫头涨红了脸，不由低笑了两声，又凑近她道，“咱们进屋里说话可好？”

萧晗立马点了点头，周围人那么多，她早便发现有人瞧了过来，叶衡对她的亲密动作是那么自然，自然到她根本不想排斥，可别人却不会那么想，更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又转头吩咐了许福生，让他与王祥好生将叶衡带来的人安置了，这才带着他



往里而去。

等到了萧晗暂住的厢房后，叶衡已是取下了蓑衣与油伞一同搁在了门外的墙角，又看了看这一身的水渍，犹豫着要不要跨进门槛。

萧晗回身看了看，见叶衡还站在门外立时便明白了他心中所想，左右瞧瞧没有外人，伸手将他给拉了进来，“待会收拾了就是，叶大哥你还有没有干净的衣服？”

“本来是带了两身换洗的，可没想到突然下了雨，眼下只怕都被淋湿了。”叶衡的目光四处扫了一圈，见这屋里的家具摆设还都是黄花梨木的，透着一股浓厚悠远的味道，想来是有些年头了，不过有些摆设饰物却是萧晗屋里常见的，想来是被她一同给带到了这里。

顺手拨弄起桌上的一个滚珠摆件，叶衡不由翘唇一笑。

萧晗此刻已转身到了屋外对秋芬吩咐了一通，秋芬听明白了后急急离去，只留了梳云一人在屋外守着。

“也不知道你这次带了多少人来，我让秋芬找了庄上的婆子丫鬟一起去收拾几间屋子出来，你的厢房就在我隔壁好了，待会洗个热水澡，再换身干净的衣裳。”萧晗倒了杯温热的茶水递到了叶衡面前，他却抬头看她，淡笑不语，直看得她双颊泛红，有些不好意思地嗔他一眼，“你净看我做什么？！”

“我媳妇儿好看呗！”叶衡咧嘴一笑，手一伸便将萧晗给揽在了怀里，她轻轻挣扎了几下感觉到男人的呼吸略微粗重了起来，立马乖乖地不敢动弹了。

叶衡这才抱着她坐在了自己的腿上，将茶杯给搁在了桌上，只用额头轻抵着她，“这些日子想我了没？”嗓音带着一丝微哑，像陈年的纯酿。

萧晗立时觉得喉咙有些发紧，整个人更是有股醺醺然的感觉，只能傻傻地点了点头，“想你了。”软糯的话语像虫子一般钻进了叶衡的耳朵里，他只觉得一阵挠心挠肺地痒着。

软玉温香在怀叶衡哪里还忍得住，炽热的目光盯紧了萧晗嫣红的唇畔，低吼一声便印上了她的，同时一只大手稳稳地扶住她的后脑，恁是不让她退缩一步。

天知道他有多想念她的美好，这段日子在外面办差忙得几乎脚不沾地，差使办完了他便急急地想要回京，却又接到她已经出京的消息，他是辗转了好些地方

才到了安庆，这一路的奔波辛劳怎么着也要一顿热吻才能补偿过去。

叶衡的霸道萧晗是早有所知，此刻被他搂在怀里亲吻又是一番晕眩的感觉，当这一吻结束时，她只觉得四肢发软只能无力地靠在他宽大的怀里喘着气。

“梳云还在外面呢！”萧晗咬了咬唇羞涩不已，伸手便是一拳捶在了叶衡的肩头，这人忒坏了就知道欺负人。

看着萧晗娇羞的粉面，叶衡只觉得一颗心都像被填满了似的，只搂着她不想放手，哑声道：“让她在外面守着，这样才没人敢进来。”又瞟了一眼已经紧闭的房门，暗暗点了点头。

“你讨厌！”萧晗娇嗔，可说出的话语却是那么无力，更像是情人间的呢喃。

“我好想你，熹微！”叶衡搂着萧晗，大手有一搭没一搭地轻抚着她的背，刚才进屋就瞧见她一通忙碌和吩咐，他只觉得胸中暖意满满，想象着今后俩人成亲她也是在家里这样为他而忙碌，心里便觉得甜甜的。

“我也想你，”萧晗咬了咬唇，退开一些看向叶衡，他的鼻梁很是挺翘，目光却又那样专注而多情，被他瞧得不好意思了，她忍不住伸手捂住了他的眸子，“不准看！”

“我媳妇好看着呢，我怎么看都看不够！”叶衡呵呵地笑着，只有与萧晗在一起他才能够感觉到那份快意轻松，这些日子压在他肩上的担子可是够呛，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头，怕是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就知道嘴贫！”萧晗轻哼一声，又推了推叶衡，“你去办什么差使，一走就那么久？”

叶衡是在俩人定亲后就离京的，这前前后后算起来都有两个月了，虽然他偶尔有信给她捎来，可人不在身边到底是不踏实的，萧晗也一直挂心着他的安危。

一说起自己办的差使，叶衡的面色不由凝重了起来，又看了萧晗一眼，轻声道：“这事和你无关的，不过是私盐的买卖，朝廷查得紧，我也是得了线索后才去追查的。”

“私盐？”萧晗微微愣了愣，这些东西她确实不懂，却也知道盐铁官营，这是国家的重税之一，朝廷历来管得很严，但也有些亡命之徒不怕官府干起了私盐的买卖，因为这其中的利润高得惊人，也不外乎这些人敢将性命抛在脑后。

这样一想，萧晗的面色也微微一敛，只揪着叶衡的衣摆，“叶大哥，不会有危险吧？”又犹豫了一下才有些担忧道，“若是这私盐的买卖和哪个官员牵扯了起来，我怕……”自古官商勾结就没有什么好事，又是这样亡命的买卖，她真的担心叶衡的安危。

“不用怕，一切有我呢！”叶衡摆了摆手，又将萧晗轻搂在怀中拍了拍，“不是多大的事情，你别多想了，我自会小心就是。”又有些感叹萧晗的敏锐，他媳妇可是聪明得紧呢。

“叶大哥，一切以自身安危为重！”萧晗点了点头轻轻地倚在叶衡的肩头，她已经对这个男人有了依赖和牵挂，自然希望他一切都好。

“我知道的。”叶衡笑了笑，萧晗这样关心他，他自然是开心的。

俩人又说了会话，便听到秋芬在外回禀道：“小姐，热水已经准备好了！”

“走吧，你先去洗洗！”萧晗听到声响这才飞快地从叶衡的腿上站了起来，又确认两个丫鬟并没有进屋稍稍放了心。

叶衡摇头一笑，又瞧见俩人身下的一片水洼，刚才亲热时还不觉得，眼下瞧着地面上湿湿的鞋印，又见萧晗绣鞋上的暗渍，不由责怪起自己怎么刚才那么不细心，便嘱咐她道：“你也换身衣服吧，刚才挨着我都弄湿了，再换了鞋子，我一会儿来找你！”说罢便站起了身来，拉着萧晗的手自然地走到了门口。

秋芬正捧着一套干净的衣物站在门外呢，见了叶衡与萧晗牵手过来，忙与梳云躬身行礼。

“这是给我准备的？”看着秋芬捧着的那一套竹青色的长袍，月白色的中衣，叶衡的眸子微微眯了起来。

这身男袍可不像庄上的人所穿，倒像是哪个公子少爷的，而且看成色也没穿过几次，却不知道是谁的？

这样一想，叶衡的目光自然就转向了萧晗。

萧晗忙向他解释道：“你带来的衣服都打湿了，我让秋芬一会儿洗了给你熨干，这是我表哥的你暂且穿穿。”

“你表哥？”叶衡眸中的神色加深，连语气都带着种莫名的轻柔，“怎么他也

住在庄里？”

萧晗却是听得心中一紧，只能干笑两声道：“我不是回莫家探望我外祖母他们嘛，正巧在船上就碰到了我表哥，这次来安庆也是外祖母让他陪着我来的，就怕我遇到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也幸好有他……”说了一大通才记得自己并没有跟叶衡提起过莫家的事，又补充道，“我表哥原本是我外叔祖的孙儿，我外叔祖家遭了难，表哥他们母子俩才来投奔的莫家，如今已经被我外祖父过继到了莫家，今后是要继承莫家家业的。”

“我知道，就是莫锦堂。”叶衡的口吻稀松平常，让人听不出他的喜怒。

在要娶萧晗之前，他自然是将她家里的一切情况都调查了清楚，莫家这边也不例外。不过他是记得莫锦堂母子都不怎么待见萧晗的，眼下会那么热心又是作陪又是帮忙的？

这样一想，叶衡不由看了萧晗一眼，她媳妇国色天香清艳绝丽，哪个男人看了不会动心？从前那是莫锦堂年纪尚幼不懂事，如今再看着这般模样的萧晗，是个男人都会起了不该有的心思吧？

叶衡抿了抿唇角，若是莫锦堂知道萧晗定亲的消息，聪明的就该知难而退；若是那个想不开的，他不介意好心提点他一下。

“是。”萧晗轻轻地应了一声，却并不奇怪叶衡为什么会知道莫锦堂的名字，恐怕萧莫两家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吧。

再说她与莫锦堂确实没有什么，在叶衡面前也不需要心虚，便又跟着道：“咱们庄里从前的庄头犯了些事，眼下表哥正代我衙门和庄上两头跑，等他回来了我再引你们见上一面。”

叶衡点了点头，唇角一抿，没再说什么拿了衣物就往隔壁的厢房而去。

等着叶衡离开后萧晗才松了口气，又吩咐秋芬赶紧将叶衡的衣物浆洗后给熨干了，想来他也穿不惯别人的衣服，若是莫锦堂瞧见了只怕也觉得别扭。

这样一想，萧晗便又琢磨着自己是不是也该动手给叶衡做两身衣服，好似她这个未婚妻有些不尽责啊。

“梳云，我记得咱们带来的布料里还有两匹松江绫是不是？”萧晗一边往里走

着一边不忘回头与梳云说话，见她点了点头才又道，“你快给我找出来，我要给叶大哥做两身中衣。”

松江绫布最是软和亲肤，做成的中衣褰衣都特别舒服，离京时她也是偶然想到就带在了身上，没想到眼下正派上了用场。

待梳云在箱笼里翻找松江绫时，萧晗自个儿便在衣柜里取了一套胭脂红的衣裙换上，又穿上了白绫袜随意套上了一双粉缎鞋，再看窗外，雨已是停了。

叶衡梳洗一番后换上了那一身竹青色的长袍，虽然没照镜子看看，但怎么都觉得有些不对，但眼下又没有干净的衣物更换，他只能先将就穿着。

等到了萧晗的屋里，正瞧见她在桌边拿着尺子比画着什么，不由凑近了一瞧，“你在做什么呢？”才看清桌上正铺着一匹松江绫。

萧晗抬起头来笑着看向叶衡，竹青色的长袍穿在他身上确实显得儒雅俊逸了不少，也是他平日里最爱穿些暗色的衣裳稍显冷峻了些，这样浅色系的衣服更给人一种亲和力，不过叶衡剑眉星目气势威严，这身衣袍穿在他身上好似真的有些不搭。

“衣裳短了些！”叶衡撩起袍角让萧晗自己看，确实裤脚短了，连袖子也紧了些，又想到莫锦堂的清瘦，再比比叶衡暗藏在衣袍下的精壮身形，萧晗不觉红了脸，赶忙转头又忙活起自己手下的尺子，顺口道：“不是眼下正给你做中衣，一会儿你的衣裳熨干了就换下吧！”

“是给我做的？”叶衡却是没留意到萧晗的窘迫，听了这话眼前一亮，又用手抚了抚松江绫，乐呵呵地道，“我媳妇做的衣服定是好的，做好了我就给换上。”

“嘴贫！”萧晗转头噙了叶衡一眼，又见梳云已是机灵地退了出去，这才小声道，“咱们还没成亲呢，别一天将媳妇儿挂在嘴上，也不怕别人听了笑话。”

“谁敢笑我？！”叶衡却是不以为意地轻哼一声，又趁机搂了搂萧晗，“只怕他们是羡慕我还来不及呢！”说罢趁萧晗专注手下的活计，凑上前来又在她脸上亲了一口，惹得萧晗一阵羞恼，俩人又笑闹了一番。

“一会儿我裁了衣服再去给你做些吃的，正好厨房里有几尾大鱼，我给你做个酸辣鱼片！”萧晗原本是估算了叶衡的尺寸，又怕不准，这下真人在这里她又细心地量了一遍，手下动作没停地在松绫布上比比画画。

“好，你做什么我都爱吃！”叶衡倚在一旁看着萧晗忙碌着，心里只觉得美美的。

俩人之间的气氛正温馨着，却不想秋芬在外面缩了缩脑袋，下一刻却是被梳云给推了进来，见着萧晗与叶衡同时向她望来，这才尴尬一笑，行礼道：“小姐，表少爷回来了！”

“表哥回来了？”萧晗也是一阵惊讶，原本莫锦堂是说过今儿个要回庄子上，但雨那么大，连她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没想到却……

一旁的叶衡却是微微眯了眯眼，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袍子，他是没想着正主竟然回来了，顿时觉得一阵不爽，对秋芬道：“我的衣服熨干了没有？”

“干了，奴婢立马就去取！”秋芬赶忙点头，叶衡的气场太过强大，她都不敢抬头看上一眼就赶忙转身出了门。

“那你先坐着，我去前面看看！”萧晗按着叶衡坐下，刚想转身离去却发现自己的一只手还被攥在掌中，不解地回头，“怎么了？”

“等他来就是了。”叶衡抿了抿唇，一言不发地拉萧晗重新坐下。

莫锦堂是个什么人物，难道还要用萧晗亲自去迎接不成，那是他的待遇好不好？

一向以冷傲出了名的世子爷在这一刻却是犯了倔。

呃……

萧晗怔了怔，又小心翼翼地看了叶衡一眼，瞧不出有什么发火的迹象啊，可她怎么觉得他有些别扭呢。

不过叶衡不放手她也沒辦法，又见他好整以暇地倒了茶水递到她跟前来，这才接过轻轻抿了一口。

俩人一时之间静默无言，只有长条桌案上的沙漏发出一声声细响。

莫锦堂今儿个料理完县城的事就往庄上赶了，可赶到半路却是下了大雨，他们只得在一处农家院里暂歇，好不容易等到雨停又继续赶路，想到又能见到萧晗他自然心里一阵欢喜，也不觉得疲累，下了马便要往里而去，却发现庄子里多了许多生面孔。

正在纳闷之际便见着许福生出门，赶忙招了他到跟前一问，这才知道是长宁

侯世子来了。

而厢房里，萧晗正愁找不着话与叶衡说，又瞧了一眼略显凌乱的桌面，起身道：“瞧这一团乱的，我先将这桌上的布给收拾了。”

“不急！”叶衡握住了萧晗的手腕，对她摇头笑了笑。

那么好的现场怎么能让萧晗给破坏了呢，若是莫锦堂没有其他心思还好，若真是有，他也有的是办法让他知难而退。

萧晗一阵无语。

屋外的梳云通传了一声，“小姐，表少爷到了！”

莫锦堂掀了衣摆跨进门槛，待一抬眼便瞧见了萧晗身边正坐着一个男子，他的侧面冷俊且刚毅，浓黑的长眉斜飞入鬓，坐姿稳健，举手沉静，周身虽然无一饰物，却给人一种威严清贵之态，再加之长宁侯世子的身份，的确算得上人中龙凤。

“表哥！”萧晗夹在俩人中间，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显得和缓，既不会对莫锦堂表现得过于热情，也不会冷落了叶衡，因为她已经隐隐猜出了叶衡在别扭的是什么，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男人的小脾气一上来了，真是不能以常理而论。

“表妹，这位是……”莫锦堂对着萧晗轻轻颌首，旋即抿了抿唇，目光淡淡地扫向仍然坐在凳上不动如钟的叶衡，一双狭长的黑眸微微眯起，眸中光芒闪动。

的确，以叶衡的身份是不用向他起身行礼的，不过若是以亲戚来论可不是这么个相处法。

“叶大哥，这便是我表哥了。”萧晗扯了扯叶衡的衣袖，尽量让自己的表情和缓些又对叶衡使了个眼色，这个节骨眼咱能不闹别扭吗？

见叶衡动了动，萧晗这才转向莫锦堂道：“表哥，他便是我的未婚夫，叶衡。”

“原来是长宁侯世子，久仰！”莫锦堂扯了扯嘴角，对着叶衡拱了拱手。

叶衡虽然侧过了身来，却依然是坐着的，只对着莫锦堂微微颌首，“莫少爷客气了。”

两个男人目光交汇在一处，萧晗甚至能够感觉到空气中一阵电光火石，难道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

莫锦堂打量了叶衡一番，剑眉星目勃勃英气，一看就是那种深沉内敛的男子，神色中虽然含笑，可却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又瞧见了他身上穿的那套竹青

色长袍，嘴角微微抽了抽，看向萧晗道：“世子爷穿的这身衣裳……”

萧晗顿时一阵尴尬，只能硬着头皮解释道：“今儿个下了大雨，叶大哥的衣裳都被淋湿了，我只能让秋芬在表哥屋里拿了一套。”

“别人的衣裳到底穿得不合身。”这时叶衡才缓缓站了起来，似笑非笑地看向莫锦堂。

若说不动的他如一口沉厚的钟，那么缓缓站起的他却像一棵挺立的松柏，那高山仰止的气势一下便显露无遗。

叶衡温柔地看向萧晗，“我先去换身衣裳再来，这也太短了些。”说罢嫌弃地捋了捋袖摆，又转身目测了一下莫锦堂的身高，唇角的笑意更深了。

莫锦堂却是嘴角一抽，叶衡这是在间接讽刺他长得矮？

“好，你快去吧！”萧晗此刻巴不得将叶衡往外推，从前他也不是这样的，怎么俩人第一次见面火药味这么浓？

等着叶衡离去后，萧晗这才一脸歉意地看向莫锦堂，“表哥不要与他计较，平日里他也不是这样的。”

“我怎么敢与他计较，毕竟不是一个牌面上的人物。”莫锦堂自嘲一笑，胸口却觉得闷闷的，原本是想为萧晗掌掌眼瞧瞧叶衡这人怎么样，可别人却压根瞧不上他，还隐隐对他有一股敌意。

对了，敌意……

莫锦堂的眸中划过一抹深思，片刻后却是了然地笑了，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叶衡看他不顺眼了。

萧晗赶忙摇头，“表哥你快别这么说，回头我会好好说他的。”心里却有些着急，又见着莫锦堂衣角濡湿，想必是赶路时淋了雨，便让他先回房换衣服，“一会儿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晚些时候表哥一起过来用膳。”

“行，那我先回去。”莫锦堂点了点头，这才起身告辞，哪知离去时在回廊上正碰到换了一身玄色衣袍迎面而来的叶衡，不由顿住了脚步。

不得不说，叶衡的气质很适合穿深色的袍子，本就是冷峻内敛的男子，穿着他那身竹青色的袍子反倒有些不伦不类。

“莫锦堂。”叶衡唇角一翘，缓缓踱步到了莫锦堂跟前，俩人的个子的确差了一截，目测莫锦堂最多到他的眉毛那里，怪不得那身衣服那么短又那么紧绷，穿得他难受死了。

“世子爷。”莫锦堂微微拱手，在气势上他是比不过叶衡，那种上位者的威严散发出来的确是让人暗生畏惧，可他面上却是不动声色，恁是没有退后一步。

“明年我与熹微成亲之时，还请一定要来喝杯喜酒。”叶衡笑了，莫锦堂虽然生得儒雅清逸，但在他看来还缺少了一点男子的阳刚，这样的人想来萧晗也是看不上的，俩人的关系也就仅止于表兄妹。

“一定会去。”莫锦堂淡淡一笑，眸中光芒却是清亮至极，“表妹生来娇纵，若是哪里做得不好还请世子爷多多包涵体谅！”

这一番话便是站在萧晗娘家人的立场所说，甚至隐隐透着一股宠溺与亲昵。

叶衡听了微微皱眉，“那是我媳妇我自然会疼，莫少爷就不用多操心了！”一顿又道，“有这份闲心不若放在自己身上，听说莫少爷还没娶亲，也要早日为熹微物色个表嫂才是。”

“会的。”莫锦堂扯了扯唇角，又对叶衡行了一礼，俩人这才默不作声地擦肩而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回廊上发生的一幕萧晗自然是不知道的，等着叶衡回屋歇息后，她便去了厨房安排忙活，今几个说了要露一手的，她总不能食言。

叶衡的口味偏重与她一般，但莫锦堂吃得却很清淡，她做了酸辣鱼片后又炒了几个素菜，自觉得差不多了这才取下了围裙，让秋芬将几个菜用食盒装了这才离开了厨房。

饭桌上的气氛却是比今几个白日里要好了不少，萧晗作为东道主自然要忙着照顾两边的情绪，有她刻意的调和，叶衡与莫锦堂俩人也能搭上几句话，虽然各自表情都是淡淡的，但至少火药味没有刚才那么浓烈了。

萧晗暗自松了口气，又问起莫锦堂衙门里的事情。

原来林奇叔侄被收押后，朱员外庄上的那个罗庄头不知道怎的收到了风声自己便先跑了，为了追捕他还耗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昨几个夜里听说在他一个姘

头家被捉住了。

莫锦堂今几个特意赶回来也就是告诉萧晗这个好消息，等把罗庄头带回来，再将证据呈上，这案子应该很快就能了结。

“如此就好。”没想到叶衡听完这话点了点头，目光从莫锦堂身上一扫而过，又转向萧晗道，“那这次咱们就能一同回京了。”

萧晗怔了怔，她原本是想再回应天府看看莫家两老，也跟他们说说庄子里的情况这才转回京城，可叶衡这一说她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便犹豫道：“我原本还要回应天府的。”

“那表妹可与我同路回去，省得祖父祖母他们挂念。”莫锦堂笑着接过话来，眼角微挑带着几分自得的笑意。

叶衡也不甘示弱，长手伸了过来覆在了萧晗的手背上，“怎么不早说，我也该去拜会一下外祖父与外祖母的。”虽是轻斥的话语，却带着外人没有的亲昵。

莫锦堂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顿时觉得那只放在萧晗手背上的大手特别刺眼。

“你要去也行……不过不耽误你回京交差？”萧晗不动声色地想要抽回自己的手，却被叶衡给紧握住动弹不得，虽然他力气不大也没弄疼自己，可她就是觉得心里一阵气闷，怎么俩人什么都要比较一番似的，幼不幼稚？

“不耽误。”叶衡含笑摇头，“这次出趟远门本来也没限定要什么时候回京，如今好不容易得了闲自然该陪你走走。”说罢又转向莫锦堂，嘲讽一笑，“就不麻烦锦堂了。”

“原本我就是陪着表妹过来的，自然也要陪着她一同回去，不麻烦。”莫锦堂摆了摆手，态度温润和气，一点也没有被叶衡给气着。

俩人就这样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萧晗原本还想打着圆场却不见什么效果，后面便根本不想搭理他们两个，自顾自地喝着果酿，等着他们回过味来，一壶果酿已经被她给喝完了。

“头好晕……”萧晗迷糊地趴在桌上，抬头看了看左右俩人，俏颜粉面别样娇媚，一双桃花眼又泛着迷离的水光，看得两个男人都是一呆，却又见她咧嘴一笑，“怎么不吵了，不争了？”说罢又指向叶衡嗔怪道，“你烦死了！”

叶衡听了立马绿了一张脸。

莫锦堂唇角的笑容却扬了起来，刚想要说什么却见萧晗又转向了他，打了个酒嗝道：“还有你，平日里不是很好相处嘛，今日怎么不让让他？！”

莫锦堂一阵尴尬。

叶衡听了却在心里暗喜，还好萧晗是维护自己的，到底是他的媳妇，被说说也没什么，便给莫锦堂使了个眼色，“眼下她喝醉了，你先回去歇息吧，我会照顾她的。”

“不行！”莫锦堂立马反驳，“你们孤男寡女的我不放心！”

叶衡半眯着眼看向莫锦堂，片刻后冷笑一声，“我们是未婚夫妻，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们只是定亲，还没成亲，谁知道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数？！”莫锦堂毫不退让。

眼看着俩人又要争了起来，萧晗捂着耳朵大喝了一声，“都给我走！”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对着门外哑着嗓子喊了两声，“梳云！”

梳云立马便进了屋里，见了这阵仗赶忙上前扶住了偏偏倒倒的萧晗，又对叶衡及莫锦堂致歉道：“世子爷、表少爷，你们看小姐已经醉了，就让奴婢伺候她先歇息了，你们请回去吧！”

莫锦堂与叶衡对视一眼，这才不甘地起了身，又交代了梳云好生照顾着萧晗便转身离去。

第二日一早三人在一起用了清粥小菜，期间也没见着俩人再针锋相对，萧晗稍稍放了心。

莫锦堂离开前还叮嘱萧晗，“若是快的话这案子应该不出三天就能有结果，我也不能在安庆再待了，表妹看着三天后便来安庆与我会合吧，咱们回应天去。”

萧晗想了想才点头道：“我也已经准备用王祥当这庄头了，他做得不错人也踏实，只是后续的事情得让许福生帮着他打点一番，我就先留许福生在这里，等忙完事情让他再追上咱们。”

“你安排就是。”莫锦堂笑着点头，他也承认许福生是个能人，虽然不是那种踏实苦干的人，但人却是机灵得紧，有他照顾打点着的确让人放心。

“那如此，我就先走了。”莫锦堂眉梢一挑，对着叶衡拱了拱手。

叶衡则是看了萧晗一眼，这才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让他一下对莫锦堂放下心中芥蒂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试着慢慢地改变，便对他点头道：“一路好走，三日后安庆县城见！”

“我送表哥出去，你先坐坐。”萧晗倒是很满意叶衡今日的表现，虽然他的身份摆在那里是做不到对任何人都随和热情的，但至少不像昨几个那么别扭了，这是好现象。

三天的时间很快便过去了，在这三天里萧晗向王祥交了许多事宜，又让许福生帮着他料理安顿庄中的一切事务，等着一切妥当后再北上去寻他们。

看着萧晗这一通忙活，叶衡心里稍安，好在这丫头没将前几日的的事情放在心上，不然真与他计较了起来，他不也尴尬？

半日的路程便到了安庆县城，萧晗找到了莫锦堂下榻的客栈，便发现他早已经等在了那里，又将对林奇等人的判决书拿给了萧晗看。

在人证物证确凿之下，林奇叔侄不仅被打板子，知县大人还派人往他们老家去，要收回那些房屋田产，到时候是作价变卖还是收取实物就由萧晗自己决定，而叔侄两个受了一通罪后也没捞着什么好，又因最近山西煤矿那边缺人被知县大人一笔一挥发配到矿山做苦力去了。

安庆的事情顺利解决，接下来的几天路程叶衡与莫锦堂俩人倒是相安无事，虽然不可避免地有所接触但也是轻言细语点到即止，再也没有了那一日的争锋相对，萧晗看在眼里也暗暗松了口气，等着他们一行到了莫家后，却是把莫家两老给惊住了。

“这就是长宁侯世子？”莫老太爷看着眼前昂扬挺立的男子震惊得有些说不出话来，他是没想到怎么萧晗他们走了一通安庆反倒将他给带来了。

“是，他就是叶衡。”萧晗笑了笑，又拉了叶衡上前来，叶衡二话没说便给两老磕了头，动作利索得甚至让人来不及阻止。

“好，真是好啊！”莫老太太红了眼眶，从前萧志谦见他们都没行过这样的大礼，没想到外孙女婿却对他们那么恭敬，忆往思前，老太太不禁老泪纵横。

“外祖父，外祖母，你们且放心将熹微交给我照顾，今后我一定好好对她！”